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兼權楚材
大職調侯
手錄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

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此疏。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險釁，艱難禍罪也。夙，早生

孩六月，慈父見背。父行年四歲，舅奪母志，不得守節。祖母劉，愍臣孤

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一段所謂

無以至。既無叔伯終鮮上聲兄弟，門衰祚薄，福祚淺薄，晚有兒息。兒息

甚。外無奉功強聲，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募周年服也。功，小

晚。為親近也。孛孛，子立形影相弔也。唯形與影自相弔問也。而劉夙嬰

疾病，嬰加常在牀蓐。侍湯藥，未嘗廢離。一段所謂祖母無逮奉

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去聲。無人主供。辭不赴命。一次陳。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

蒙國恩，除臣洗馬。尋，俄也。拜官曰除。猥委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

首所能上報。猥，頓也。隕，落也。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兩次陳。詔書切

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切峻，急切而

也。慢，倨也。連用察臣舉臣拜。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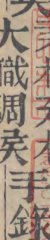
順私情，則告訴不許。不從。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狼前二足長後二足

短。短前二足長後二足。伏惟聖朝以

寫出進退兩難之狀，以示不得不再具表陳情之意。

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矜，憐。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

養育。



偽朝謂蜀漢也對歷職郎署官至尙本圖宦達不矜名節言我

爲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密以蜀臣而今臣亡國賤俘爭

堅辭晉命恐晉疑其以名節自矜故作此語

虜獲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盤桓不進貌希冀謂

就職振起下意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易落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

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

遠更迭也言二人迭相依以爲命區區猶勤動也廢遠謂臣密今年

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

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

臣是臣文法更圓轉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

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願陛下

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子有發妾無子武子疾命子穎曰吾死嫁之及困之日殺以殉穎乃

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躡爲穎

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臣不勝升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子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臣不勝升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歷敘情事俱從天真寫出無一字虛言駕飾晉武覽表嘉其

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至性之言自爾悲惻

人動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帝和晉穆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時當暮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魏滂及凝之渙之元之獻之修

等以上巳日會於蘭亭會稽今紹興府山陰縣名總敘一筆

禊事也禊祓除不祥也三月巳日臨水洗濯除羣賢畢至少長

咸集敘此人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修長也湍波流瀾引以爲流觴曲水因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

陳情表

表觀四

二

善成堂

絃之盛折一詞賦詩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敘是日也天朗氣清

惠風和暢敘日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

視聽之娛魚信可樂也信可樂也敘樂欲會事至此已夫人之相與俯仰一

世承上俯仰二字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一種人是倦或因寄

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此兩種人

或靜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總是一

及其所之既倦之在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卻又一樣興盡此向

之所欣俯仰之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俯仰之頃為時

足土交迫人死生正意何等靈快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人命長

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莊子德充符尼曰死生亦每覽

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皆興感之際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

於懷我未嘗不臨此興感之交而為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

妄作莊子齊物論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此一死生

是兩說為虛誕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言瞥見吾已

不悲乎齊收倦眼疾手快故列敘時人敘在會錄其所述敘所

賢少長賦詩等事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古今同後之覽

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後人亦重死生覽我斯文亦當同我之感覽

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只為當時士大夫務清談縱貴效一

死生而齊彭殤無經濟大略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餘痛但

歸去來兮淵明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淵明

歸田園作此辭以明志因而命篇田園將蕪胡不歸猶何也自

日歸去來言去彭澤而來至家也

蘭亭集序全觀四

晉成堂

歸去來辭

陶淵明

詞之既自以心為形役矣憫悵而獨悲心在求祿則不能自主反為

惆悵而獨為悲平○自責之詞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前此求祿之事固不可諫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如人

求祿之非也○自悔之詞一也已寫盡歸去來之旨下乃從歸至家逐段細寫之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

吹衣而行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熹熹微光未明也問前途

明無由見路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稚小也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

盈樽蔣詵幽居開三徑潛亦募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引壺觴以

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柯樹枝也一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杖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園

之中日日遊涉自成佳趣流憩周流而憩息也矯舉也一段園中之樂雲無心以出岫就鳥倦飛而知

歸去來辭善成堂

還景同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山有穴曰岫翳翳漸陰也盤桓

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鴛言兮焉煙一段園中暮景歸

言用詩鴛言出遊句一段與世永絕再言歸去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親戚指鄉里故人有

琴書一段揮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山車

入田車之車窈窕長深貌壑澗水也謂行船以尋之也木欣欣以向榮泉涓

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欣欣春色貌涓涓泉流貌

物與懷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

之遑如奇也委棄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在性去留也遑遑欲何

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仙都也二句言不欲為官亦不能為懷良辰

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

之

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東泉營田之所春事起東故云東也皋田也聊

何疑○樂夫天命一句

乃歸去來辭之根據公罷彭澤令歸賦此辭高風逸調晉宋罕有其比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田園足樂真有實地受用處非深于道者不能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帝年號武陵人捕魚為業武陵屬湖廣常德府旁有桃源縣緣溪行忘

路之遠近便奇忽逢桃花林妙在無以夾岸數古步中無雜樹芳草鮮

美落英繽紛品平紛寫出異境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亦不

凡林盡水源便得一山亦是得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善于便捨船

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便反矣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別有土地

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

來種作男女衣著酌悉如外人敘山中黃髮垂髫調並怡然自樂黃髮

桃花源記高穎四五善成堂

老人髮白轉黃也髻小兒垂髮○純然古風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平聲還

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妙在漁人自云先世避

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到山今

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真今日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

惋歎者悲外人屢遭世亂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

辭去避世人多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可嗚一句既出得

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漁人亦大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也詣至太

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太守欲問南陽劉子驥

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尋俄也後遂無問津

者悠然而往然晉哀亂時超然有高舉之思故作記以寓志亦歸去來辭之

也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以地傳亦不詳其姓字不以名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

為號焉取號大奇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一似無所嗜好者好讀書不求甚

解是為善于讀書者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蓋別有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是為深得酒趣者既醉

而退曾不吝吝情去留適得本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

屢空晏如也領得孔顏樂處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超然贊曰黔婁古高士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

人之儔乎為若人之儔而言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

民歟想見太古風味

五柳先生傳古觀四

淵以彭澤令辭歸後劉裕移晉祚心不復仕號五柳先生此傳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瀟灑澹逸一片神行之文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鍾山即北山也其南有草堂寺英靈皆言其神也驛

傳也勒刻也謂山之英靈馳驅煙霧刻移文于山庭也起便點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鍾山

在北郡其先周彥倫隱于此後應詔出為海鹽令秩滿入京復夫以

經此山孔生乃借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夫以

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志超塵俗白雪以方潔于青雲而直

上度比也干觸也吾方知之矣此等隱者吾正知若其亭亭物表皎

皎雷外芥千金而不盼凝萬乘其如臉亭亭高聳貌皎皎潔白貌芥

金萬乘如草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之間值薪歌於延瀨

日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

固亦有焉此等隱者豈期終始參差蒼葑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

之哭參差不一也反覆不定也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素絲而泣之

士無一定之志不以黃可以黑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

能免二人之悲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暫也迴避也暫

染于俗也何其謬哉已上泛論夫隱者有其欺誑人世二至此哉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尚子平也仲氏

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仲長統性倣儻語無

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言無此二人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

人賞樂承上世有周子周顒字彥倫汝儂俗之士儂俗俗中之既文

起下感慨情深元謂莊老之道然而學遁東晉習隱南郭東晉謂顏

既博亦元亦史史謂文多質少然而學遁東晉習隱南郭蓋也魯君

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

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南郭謂南郭子綦也隱几

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言顯無竊吹草堂濫巾北岳竊盜也吹借

本性但學習此二人之隱遁也竊吹草堂濫巾北岳竊盜也吹借

齊宣王好羊必三百齊吹南郭先生不羊者而吹三百人之中以吹

羊食祿齊王薨後王曰寡人好羊欲一一吹之南郭乃逃濫借也市

隱者之服北岳即北山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

言爾盜居宜宜階服幅巾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

情於好爵泉澤也纓繫也好爵謂人爵也其始至也願始至將欲排

巢父甫拉蜡許由傲百氏蔑王侯者之最也百氏百家諸子也風情

張去張其長往放歎之談空空於釋部覈劫元元於道流關涉百家長

慕其長往放歎之談空空於釋部覈劫元元於道流關涉百家長

疾其不游故怨之談空空於釋部覈劫元元於道流關涉百家長

論兼善老易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佛經也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

僂務光夏時人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不受而逃涓子齊人及其鳴

也僂僂入谷鶴書赴隴漢謂之尺一簡髣髴鶴頭故有其稱形馬魄散志

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登筵上莢芰忌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

俗狀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袂謂舉臂也芰製荷

也衣隱者之服言製芰荷以為衣互文也今皆焚裂之抗舉也走

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煙入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願草木而如

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也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

之雄冠去聲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石細繁也續貫也

章墨綴縣令之章飾也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縣大率百里言城

眾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湖右所理邑近

海而在浙道帙長擯法筵久埋鼓扑諛囂犯其慮牒訴控孔忽總裝

其僕牒也訴訴告也倥偬繁偏貌言道書講席承棄埋而聽訟也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人之務今已斷

絕無續也綢繆親近也結課考第也紛綸眾多貌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

豪馳聲九州牧漢張敞趙廣漢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成善

希蹤希做賢豪蹤跡也牧九州牧長馳聲謂皆得聞其聲名也

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洞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心

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松蔭零落白雲無與為偶洞水洞也摧至

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延佇遠望也言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

於還標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令曉猿驚也鳥

北山移文古韻可善成堂

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章以為帳音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

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奇驚怨也漢疏廣棄官而歸東於是南嶽獻賦

塵纓投簪謂疏廣也投棄也漢疏廣棄官而歸東於是南嶽獻賦

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嶺詭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起弔

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也攢簇聚也嶺上也譏也言皆

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遊子謂爾也弔問也言山為爾所欺而無人

細繁也續貫也

金章銅章也

大率百里言

湖右所理邑

近

孔

總

裝

聽訟也

人之務今已斷

三輔

卓茂成善

洞水洞也

推至

延望也

鳥

善成堂

賦

弔

草之路汗蜀我宜肩岫岷恍掩雲闕斂輕霧藏鳴湍脫平截來轆於

洗耳之池平谷口杜家巒於郊端扇閉也岫岷山窓也雲闕謂以雲為闕健也斂

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於是叢條噴噴膽豐頽怒魄或飛柯以折輪

其親近故截斷杜絕之

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連客條木支也頽草穗也言條

掃去其迹也俗士適客謂離也謝絕通逃德隨怒而擊折驅之車輪

也○以上言其不許再至所以絕之也假山靈作傲設想已奇而篇中無語不新有字必雋層層談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掌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浚深也

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源不深而望流之遠

臣雖下愚知其不

可而況於明哲乎便作跌宕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善成堂

不念居安思危又伏一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

長也反繳足凡昔元首承夫景命元首君也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

寡上疏本意豈取之易守之難乎頑蓋在殷憂始必竭誠以待下既

得志終則縱情以傲物人情大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

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董督也正終苟免而不懷仁貌

恭而不心服苟免謂苟免刑罰威而不懷德國何以安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

所宜深慎民猶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可畏之甚也誠能見可欲

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

牧牧養也易曰謙謙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老子曰江海所以為

之則滿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易曰王用三驅謂天子憂解怠則

北山移文告觀

九

之將盡漢成帝后趙飛燕于後宮有子龍漦時帝后識夏庭之遽衰

豫龍所吐涎沫龍之精氣也夏后藏龍漦于庭博及殷周莫之發厲

王之未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入于王府府之童女遭之而生女怪棄

于南因入于褒周幽王伐褒褒人獻之即褒姒也幽王嬖之遂至破

亡國是周之衰亂于夏庭而伏之矣四句言唐不久將滅敬

業皇唐舊臣公侯家子敬業唐大臣徐世勣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

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微子過股故墟悲之作麥君山

之流涕豈徒然哉漢袁安以外戚專權言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

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以上述與南連

百越北蓋山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以言乎馬則鐵騎萬千以成羣

海凌細粟倉儲之積靡窮粟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眾班聲動而

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班馬之聲動而凜然若北風起暗鳴去

則山岳崩頽叱咤嗒嗒去則風雲變色暗鳴懷怒氣以此制敵何敵不

爲徐敬業討武曌志觀四

擢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以上寫兵威之盛公等或居漢地吳或叶同周親姓

或膺重寄於話言于外或受顧命於宣室受記于朝言猶在耳

忠豈忘心一抔衰之土未乾干六尺之孤何託一抔口抔土指墳墓

未久也六尺倘能轉禍爲福轉武氏之禍而爲福送往事居居謂中宗共立勤

孤指中宗言無廢大君之命送往凡諸爵賞同指山河爵賞有功共指若

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謂進退不果徘徊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

誅禹致羣臣于會稽怙風氏後至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

下武觀今日之域中畢竟是誰家之天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

滕王閣序

其才也 見機而數 大義動之以刑賞 雄文勦采足以壯軍聲而作義勇宜則天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江西南昌府星分翼軫翼軫二星在楚之分野地接衡廬

衡山峙立于西南衡山近聯于北境襟三江而帶五湖三江荆江在荊州松江在蘇州

襟馬五湖大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控蠻荆而引

丹陽荆楚在閩州洞庭湖在鄂州此據其中如帶之束焉物華天寶乃天之寶

龍光射牛斗之墟豐城有二劍曰干將曰莫邪人傑地靈由地之靈

徐孺下陳蕃之榻徐孺字稚子洪州高士也陳蕃為豫章太守雄州霧

列雄州請大郡如霧之浮俊彩星馳俊彩謂人物如星之奔臺隍枕

去夷夏之交臺亭臺隍城下以首据物白枕夷謂正南荆楚寶主盡

東南之美時宴于此閣之賓主盡東南人物都督閣公之雅望梁載

遂臨有衣之鼓遠而臨于洪州主宇文新州之懿範韶平

帷暫駐宇文約新除豐州牧道經于此舊帷蓋十旬休暇勝友如雲

滕王閣序古觀四善成堂

以賓主交千里逢迎高朋滿座以賓朋來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

歡日久言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喻才華也詞宗諸詞章之宗光輝之發閃

如紫電活氣之凝凜若清霜喻節操也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

子何知躬逢勝餞勃父名福時為交趾合勃在省焉道經時維九月

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只二句已寫儼駢

於上路嚴望也駉駉馬行不止也行馬于訪風景於崇阿崇阿高陵

景于高陵謂臨帝子之長洲帝子謂滕王也建閣長得仙人之舊館

仙人居館稱滕王閣也得謂登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閣之當山但見

其上也此段敘到閣之由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閣之當山但見

重霄漢之上手重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閣之映水飛舞莫定影若流

汀廳是落窮島嶼之榮迴汀水際平地消小洲也海中山日島山

水中島嶼榮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江神詞宇以桂為殿庭以蘭

體勢○此段言閣在披繡閣俯雕甍前○披開也門屏山原曠其盈

視山原之深曠者足川澤軒吁其駭矚川澤如目之張而有以駭吾

之所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閭閻里中門也撲地謂排列于舸歌

艦威上迷津青雀黃龍之舳舳大船艦戰船迷塞水津皆齊飛秋水共長天

彩徹雲衢虹氣已銷雨開新霽而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天長天空而映水故曰一色○警句自使伯嶼心服漁舟唱

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彭蠡鄱陽湖也衡陽衡

過此漁唱不到彭蠡不窮雁聲不到衡陽不窮總遙吟俯暢逸興溢

言其極多耳○此段言閣極山水之外乃遠景也遙吟俯暢逸興溢

飛也爽籟賴發而清風生發于萬籟之鳴故清風颯颯而生鐵歌

凝而白雲過凝細也女樂之細歌疑止于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

意其用其渙綠竹事以嘉有德陶淵明為彭澤令嘗置酒台客此美座中之有德而善飲者鄴水朱華光照臨川

滕王閣序善成堂

之筆鄴曹魏所興之地曹植詩朱華冒綠池臨川今撫州王四美具

良辰美景二難并賢主嘉賓○此段敘宴會第勉於中天曉

覲既邪視窮極觀覽于中極娛遊於暇日極盡娛樂嬉遊于閒暇

大之際起天高地迥句極娛遊於暇日極盡娛樂嬉遊于閒暇

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迥寥遠也○二句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

二句起引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望三子長安之處于日下

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地狹東南勢極于南而南溟最深天

句起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失路喻

世萍浮生水上隨風漂流故人稱邂逅相遇曰萍水相逢○四句言

在會者多屬他鄉失志之人能不感慨係之下乃承此意細寫之

懷帝閹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懷思君門而不可得見欲如賈誼嗚呼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馮唐漢人白首為郎文帝輩過李廣

難封漢李廣武帝時為右北平太守匈奴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

絳灌屈賈誼謫為長沙王竄梁鴻於海曲豈之明時後臣毀梁鴻

魏武帝之明時此段言懷才而際時者皆失志如此後之悲失志者亦可因之以自慰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

命老當益壯盜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

爽處洞轍以猶權廣州一水謂之貪泉飲此水者廉士亦貪吳隱之

撤之內而北海雖除詩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身當困窮如魚處洞

猶權悅扶搖可接勝遠也扶搖風勢也莊子北海有

士者九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東隅日出處桑榆謂晚也漢光武勞馮

謂失之東隅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為合

收之桑榆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

故云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晉阮籍率意獨駕車迹所窮輒痛哭

空懷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而返是猖狂也吾輩豈可效之乎

軍之弱冠去聲曲禮二十日弱冠南越東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

弱冠之年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筆有封侯萬里之志宋宗慤叔

父問所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果為將軍勃舍簪笏於百齒

奉晨昏於萬里舍去簪笏于百年富貴之途奉父晨昏

樹謝元為叔父安所器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欲

已幸與諸賢相接他日趨庭叨陪鯉對異日到交趾特受父教

捧袂喜托龍門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門揚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揚得意曾薦司馬相如後相如凌雲之

賦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

蘭亭已矣蘭亭王羲之宴集

言幸承恩於偉饒序係勃作故曰臨別贈言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

公登高閣而作賦勃誠不能厚有望于在會之羣公

也勃居末座而僭作序故以遜詞作結得體敢竭鄙誠恭疏

滕王閣序 善成堂 十四

短引序結作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而先申一言以均此意而賦之

高閣臨江濤閣聳而依江佩玉鳴鸞罷歌舞罷罷而佩玉鳴畫棟朝飛南

浦雲朝看畫棟儼若朱簾暮捲西山雨暮收朱簾宛若閒雲潭影日

悠悠雲映深潭日在物換星移幾度秋移此閣至今凡幾度秋閣中帝

子今何在傷今思古檻外長江空自流傷其物是而人非也序詞藻麗

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建此閣後封滕王故曰滕王閣

咸治二年閻伯嶼為洪州牧重修此閣後封滕王故曰滕王閣

誇其婿吳子章才令宿構序時王勃省父次馬當去南昌七

百里夢水神告曰助風一帆達旦遂抵南昌與宴閣請眾賓

序至勃不辭閻志甚密令吏得句即報至落霞二句歎曰此

天才也想其當日對客揮毫珍詞繡句層見疊出洵是奇才

與韓荆州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

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韓朝宗當元宗時為荆州刺史入皆景慕之

滕王閣序高顯

下談士之言排宕而出之便與諛美者異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周公一沐三握

起以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漢李膺以聲

待士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龍蟠鳳逸

秀者皆欲奉謁荆州收美名定譽價也此段敘荆州平日能得士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

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親脫而出即其人焉平原君食客三千

穎錡柄平原君謂毛遂曰夫士之處世譬若錡處囊中其未立君客也

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

未見而已借毛遂落到自己言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幸願開張

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凡士人見公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

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桓溫北征鮮卑命袁宏倚馬作露今天下以君

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司文章之命脈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應上一登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

雲耶言使已得見所長于荆州之前猶致身于青雲之上故曰激昂

氣逼昔王子師東漢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

辟孔文舉即孔山濤晉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

代所美十師山濤皆能接引後進為先代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

為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欣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

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荆州能接引後進為當

亦有事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

善成堂

委身國士委託也國士謂荆州言其才德為倘急難有用敢効微軀

亦當奮發其中義以報國士知遇之恩此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

白謨猷籌書安能自矜已不敢強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

正欲獻已所長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雕蟲技謂作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

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既以文自薦卻又不即自獻其

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青萍劍名結綠玉名薛燭善相劍示

幸推下流大開獎飾唯君侯圖之和善識玉仍括價字作結關應甚

本是欲以文章求知于荆州卻先將荆州人品極力擡高以

見國士之出不偶知已之遇當急至于自述處文氣騷逸詞

調豪雄到底不作寒酸

春夜宴桃李園序合觀四

十六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逆旅客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

權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云晝短若夜長何況陽春召

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煙景春景也大塊天地也觸目會桃李

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時園中桃李盛開太白與諸兄羣季俊秀皆

為惠連羣季謂諸弟也謝靈運之才吾人詠歌獨慚康樂謝靈運封康

己之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春夜宴桃

李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石崇宴客于金谷

三觴未數語寫一觴一咏發端數語已見瀟灑風塵之外而轉落層次語無

之樂與世俗浪遊者迥別及設幽懷逸趣辭短韻長讀之增人許多情思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銀笏不見人垠崖際也笈遠也言邊塞之闊浩

河水縈帶羣山糾紛縈帶縈繞如帶也糾紛維黯今慘悴風悲日曠

弔古戰場文古觀四黯深慘色黯無光也達斷草枯凜若霜晨蓬草盡枯斷終鳥飛不下獸挺挺亡

羣挺挺疾走貌先將空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福三軍往往

鬼哭天陰則聞述亭長言倍加愁慘常覆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

歟總弔一筆只用傷心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徭役也戍守邊

也招兵萬里奔走連年暴僕露奔走既遙沙草晨牧河冰夜渡晨則牧

渡地關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關臆誰訴臆臆意不泄也未覆

時就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耗損也斁敗

之先說起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耗損也斁敗

戰場之苦古稱戎夏不抗王師自古天子以文教安天下外戎中夏

文教失宣武臣用奇不用正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此

多殺傷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漠沙漠之地伺偵候

防易于疎虞敵兵主將驕敵期門受戰期門軍衛也北風振漠之時邊

陷伏而伺察其便敵遂臨期門以受戰野豎

旌旗川迴組練組甲漆甲成組文練縛袍皆戰備也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八字尤利極酸楚

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主客台圍而相擊則金鼓五喧山川亦為之震眩聲

析江河勢崩雷電折分也聲之震也足以分江河勢之崩此是寫初戰未覆時至若窮陰

凝閉凜冽海隅凜冽寒積雪沒脛形去氣嚴也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脚

池蹶休巢休于巢中不出也蹶蹶行不進貌言皆畏寒也繪情續曠無溫墮指裂膚繪帛也當續綿也

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加寫苦寒更目妻參徑截輪重橫攻士

卒輜重載衣物車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講之岸血滿長城之窟入

聲窟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升言哉此是寫三鼓衰兮力盡矢

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蹙迫降矣哉終身夷

狄戰矣哉骨暴沙礫力礫小石此重烏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

兮風淅淅昔淅淅聲肅也魂魄結兮天沉沉暗也鬼神聚兮雲霧霽密

弔古戰場文唐魏徵善成堂

冪冪陰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此則寫

後也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李牧趙良漢

傾天下財殫力痛敷任人而已其在多乎痛病也漢雖傾動天下而

在得人不在怨漢周逐獫狁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旄飲至

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至歸而告至于廟而飲也穆穆

幽深和敬之貌棣棣威儀閑習之貌歎周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煙

色久則殷怨秦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怨漢

他疊疊只怨秦漢蒼蒼蒸民蒼蒼天也蒸眾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

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寶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

咎死于戰者其存其沒家莫聞知父母兄弟妻人或有言將信將疑

悃悃淵心且寢寐見之悃悃憂布莫傾觴興望天涯夷不知其死所

也天地為愁草木淒悲甲祭不至精魂何依又從家中必有凶年人
其流離老子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
斯總結秦漢近代之奈何守在四夷雖有直文教施仁義以行王道使
則無事于戰矣。
結出一篇主意。

通篇只是極寫亭長口中常覆三軍一語所以常覆三軍因
多事四夷故也遂將秦漢至近代上下數千百年反反覆覆
寫得愁慘悲
哀不堪再誦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以山水引斯是陋室惟吾

德馨有吾德之馨香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室中談笑有鴻儒往

來無白丁室中人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室中。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明居南陽草廬揚子雲居孔子云

陋室之有銘觀四善成堂

陋室之可銘在德之馨不在室之陋也惟有竹者居之
則陋室之中觸目皆成佳趣未以何陋結之饒有逸韻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燕趙韓魏齊楚滅而海內一統蜀山

字便將始皇混一已後縱木盡而阿房始成起四語只十二覆壓三百餘里廣隔離天日僅與天日相

心溢志寫盡真突兀可喜驪山在北咸陽在西自驪山北結屋二

驪山北構而西拆直走咸陽曲折而至西直赴咸陽殿為大宮

川溶溶流入宮牆二川渭川樊川也溶溶安流也五步一樓十步一

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廊腰曲折如綰縵之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鬩

角或樓或閣各因地勢而環抱其間盤盤焉囷囷屈平焉蜂房水渦

窠蠹觸不知其幾千萬落盤盤周迴也囷囷屈曲也遠望天井如蜂

貌落簷滴也。此段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象天極有長橋臥木波上

寫官中樓閣之多

疑是為龍然龍必有複道行空不霽何工自殿下直抵南山之巔架雲今無雲知無龍相照疑是為虹然虹必待霽今不霽知非虹

高低冥迷不知西東言長橋複道無從辨高梁道路之遠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融融如春光之融和舞殿冷袖風雨淒淒舞殿冷袖風雨淒淒如風雨之淒涼

或一宮暖一宮冷也只一日一宮其氣如嬪媵孕嬌媵孕嬌我而自皇后嬪又其次則為勝王子皇孫六國辭樓下殿辭六王之樓輦輦上為嬌於秦駕人以朝歌夜絃為秦宮人之宮人六句承上寫歌舞舞接下

多渭流漲膩乘脂水也言脂之多烟斜霧橫於椒蘭也言香之多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輻輳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比上增一句參差

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車駕所至日幸有不得見者三十六

阿房宮賦賦觀四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言終其身而不

楚之精英收藏經營精英指下金玉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

積如山豎寫六國珍奇且不能有輸來其閒六國一旦不能自

秦鼎鏘搗玉石金塊珠礫力鏘鏘屬礫小石謂視鼎如

運以棄擲言其多不能盡度閣于几席秦人視之亦不甚惜言不

此段寫宮中珍奇之多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

亦念其家甚相遠奈何取之盡鏘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

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鄰多於在庾之

粟粒瓦縫鳳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

絃嘔謳鴉多於市人之言語極寫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

夫之心日益驕固獨夫指秦皇戍卒呼而人響應函谷舉漢高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善成堂

谷楚人一炬項羽燒秦宮室可憐焦土一篇無數壯麗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斷六國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

足以拒秦痛惜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止二世而亡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

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意無窮

前幅極寫阿房之瑰麗不是羨慕其奢華正以見驕橫斂怨之至而民不堪命也便伏有不愛六國之入意在所以一炬之後迴視向來瑰麗亦復何有

以下因盡情痛掉之為隋廣叔實等人炯戒尤有關治體不若上林子虛徒逢君之過也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宣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

外之謂德下二句俱指仁義說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所謂

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道德之實非虛而道德之位則虛也故道有君子小人如易言君子道

阿房宮賦古觀四

長小人道而德有凶有吉如易言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老子之小

仁義老子大道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見小是老子病源坐井而觀天曰天

小者非天小也忙中著此數語如落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

小之也則宜老子錯認仁義故以為小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又

子不知有仁善并錯認道德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老子平

德乃欲離卻仁義味是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周道衰孔子沒火于

秦秦李斯請吏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黃老子漢黃老

帝文帝宗之自是相傳學道眾矣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後漢明帝夜

釋迦像自後佛法徧中夏焉此特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其言道德

仁壽者不乃方利貝乃二墨不乃子老貝乃子初只重佛老一邊

人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人者附之出者汙之墨佛老

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為迂也。此處說人從異端衍此六句方頓挫噫後之人

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佛老兩段作波瀾老者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老者佛者謂治老佛

墨者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

爾為治也言治孔子之道者喜佛老之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

於其書筆之于書如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老子曰噫

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重上一段作甚矣人

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端始也未終也佛老之

足以勝吾道。數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

原道古觀四今之教者處其三添了佛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

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農工賈三句緊頂上古奈之何

民不窮且盜也有此句下面許多古之時人之害多矣善指下文蟲

顛病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見得天地間不可無

非佛老為之君為之師書天降下民作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

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

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

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酒

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

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

而為之防連用十七箇為之字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嵐如驚波巨浪

自不覺其重複蓋句法善轉換也。說出聖人許多實功

正見佛老之謬全在下清淨寂滅四字 今其言曰聖人不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

不爭其言指老氏之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之類滅矣

矣用反語東上文聖人治天下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

牙以爭食也言人衣食之若無聖人豈能至今有人類乎是故君者

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

其上則誅提出君臣民三項一正一反以形佛老之無父無君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

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其法指佛老之教而沒也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老言

佛言寂滅此佛老之反于聖人處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

原道古觀四善成堂

周公孔子也著此感慨一段味便深長交便發宕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

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

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此老莊之語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身

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身也突人譬喻破其清淨無為之說傳曰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

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佛老托于無為大學功在在為二字盡折其謬今也欲治其

心佛老亦治心之學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

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此佛老之無為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

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

甚矣

不胥而為夷也極言佛老之禍天下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按緊博

愛之謂仁行而宣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

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

其為道身明而其為教易行也夫所謂至此一段收拾前是故以之

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

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

假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問語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

所諱者與佛之道也應非吾所謂道一段是原道結穴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

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軻之死一句承上極荀與楊也擇焉

原道古觀四善成堂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卿名況趙人嘗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

十三卷○故云孟列者數萬言而卒漢楊雄字子雲所撰有法言

子之後不得其傳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行事由周公而下

而為臣故其說長明道也○重下二句是原道本意然則如之何

而可也完矣又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不止其人

僧道俱冷遺俗火其書絕其誠廬其居寺觀改明先王之道以道同之寡

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窮民皆得其所養其亦庶乎其可也兩可字呼

意無窮有盡而

孔子沒大道廢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闡

之理則布帛菽粟氣則山走海飛發先儒所未發為後學之

階梯是大有功名教之文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

原毀

韓愈

二語是一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申上文作兩對聞古

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

也子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

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

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子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

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此三段語意俱本孟子舜何人子何人一段來舜大聖人也

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

周公吾之病也只轉說一說便見波瀾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應一其於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從上

得為善之利足上意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

原是毀人古觀四三五 善成堂

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亦轉說一說又作彼爛不亦待於人者輕以

約乎應一句已上寫古之君子則不然折入其責人也詳其後

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亦作雙已未有善曰我善

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

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應一其於人也曰彼雖

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

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

平應一句已上寫今之君子作兩扇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

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文極滔滔莽莽有一瀉千里之

能修而忘者畏人修急念忘二字切中今人病痛下文只說忘者而

之根 吾嘗試之矣又作一賜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良士其應者

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

不若是總撤上三句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良士一段是主中之賓又嘗

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

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總撤上三句強者必說

悅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非良士一段是主中之主兩意形出忌

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

德之行難已原毀篇到未纔露出毀字大翻詳與廉毀之支將有作

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餘思

全用重周輕約詳廉念忌八字立說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毀者之情局法亦充若他人作此則不免露爪張牙多作

讎憤語矣

原 毀 古觀四 善成堂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麟麕身牛尾馬蹄一角毛蟲之長王詠於詩書於

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詩麟之趾

公十三年西狩獲麟傳記百家謂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也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瑞正見其昭昭處一轉 然麟之為

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

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知其為祥不可知其為角者吾

知其為牛鬣猶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

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麟則謂麟為不

祥之物亦無足怪怪也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

也帝王之世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麟必待有知麟之

無有謂其不祥者四轉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昭昭句相應德字

也聖人而後出麟固

則靈字之意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若出非其時則失其所以

惟德故靈也此非麟之咎也此不祥真麟之罪也非天下之咎也此一解與論龍論馬皆退之自喻有為之言非有所指實也文

雜說一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噓氣虛口出代也雲為龍之所自有故弗能靈于龍一節言龍之靈輕

下急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元閭薄博日月伏光景影感震電神變

化水下土汨骨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茫洋雲水之氣極平穹蒼日月為之震動其變化風雨則水偏乎下土陵谷為之掩蔽光影為之伏藏雷電

之汨沒雲亦靈怪極矣○二節言雲之靈重雲龍之所能使為靈

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靈輕下急轉然龍弗得雲

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欺四節申言靈重異哉其所憑依乃

其所自為也雲為龍之噓氣故曰自為○五節言龍能為雲若無龍則亦無雲矣易曰雲從龍易雲

風從虎聖人龍能為雲若無龍則亦無雲矣既曰龍雲從之矣六節言龍必有雲若無雲則亦非龍矣

作而萬物視此篇以龍喻聖君雲喻賢臣言賢臣固不可無聖君而聖君尤不可無賢臣寫得婉委曲折作六節轉換一句一轉一轉

一意若無而又存若絕而又生變變奇奇可謂筆端有神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楊善相馬此以伯樂喻知己以千里馬喻賢士○一

駢駢並也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駢並也○三歎馬之千里者一食或

盡粟一石食駢並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駢並也安求其能

千里也四歎○千里二字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

凡七唱感慨悲婉

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

馬也五歎

總結

此篇以馬取喻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斯可展布其材否則英雄豪傑亦已埋沒多矣而但謂之天下無才然耶否耶甚矣知遇之難其人也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說得師道如此鄭重

此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承

解惑說下承傳道說下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

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

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道在即師在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忽作慨歎若古之聖

師說古觀四

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而師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

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古愚益愚今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

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此是高一等說語翻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豆者也非

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否

為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

忘其大者可謂不明也○此就尋常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

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

相若也道相似也有長有少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有貴有賤嗚呼師

道之不復可知矣可為長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齒列今其

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歎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同意前以至貴

者形今人之不從師此以至賤者形今

人之不從師反覆 劇論意甚切至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 談子莫長宏師襄老聃 耽

郟子之徒省句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詢官名于郟子訪樂于莫孔子曰

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借孔子作証取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

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收前吾師李氏子蟠

年十七蟠貞元十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異

人今余嘉其能行古道不異於作師說以貽之

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觸民皆師無論長幼貴賤惟人

自釋因借時人不肯從師應引童子巫醫孔子喻之總是欲

李氏子能自得師不必謂公慨然

以師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後學也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元和七年公復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海之日業精於

勤荒於嬉行去成於思毀於隨隨因循也方今聖賢相逢

師說古觀四善成堂

聖君治具畢張需才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去小善者率以錄名一

藝者無不庸庸用也爬把羅剔抉淵入聲剗垢磨光謂造就蓋有

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幸字最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

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此四句是一言未既有笑於列者

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頓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

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舉綱纂言者必鉤其

元極深研幾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悉備焚膏油以繼晷軌恆兀兀以窮年晷

景也兀兀勞苦也恆久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一段言勤觝底排異端攘斥佛老

闕邪說補苴疇疇張皇幽眇首所以藉履呂覽衣弊不補

皇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承解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段

言勞于衛道。沉浸醲郁。含英咀華。讀其味而涵。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作文而悉。

古。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姚虞夏之書。渾渾爾。周誥殷盤。信古。屈聲

邀。周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是也。殷盤。盛庚。春秋。謹嚴。一字。

謹而左氏浮誇。左傳釋經。大易奇而法。易之變易甚奇。詩正而葩。

嚴殺。詩之義理甚正。下逮莊騷。莊子。太史所錄。漢書記。子雲相如。楊雄

而藻麗之詞。實華。酒樂之同工。而異其曲調。文章不木。六經。雖

雲司馬。長同工異曲。生剝子雲之篇。行剝相如之籍。辭非不美。總屬

無根之學。故公必上規姚姒。而始下逮百家也。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言文

章之著見。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

成矣。四段言爲人之成立。上三段論。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發前慮。後動輒得咎。詩幽風。狼跋。跋其胡。載。其尾。跋。躓

進而躓。其胡則退。而聆其尾。言進退不得自由也。暫爲御史。遂竄南夷。貝元十九年。公爲監

進學。解古觀四。三年博士。穴不見洽。公元和元年六月。爲博士。四年六月。遷都。官

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命與仇敵。爲冬。煖而兒號。聲寒。年豐而妻啼。飢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童。山無草。木曰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尾。四段

從能。精能成二語。發來然。先生曰。吁。子來。爵夫。大木爲杗。細木爲

桷。角。梁。榑。薄。盧。盧。侏儒。構。盧。短。柱。威。闌。居。榑。肩。根。門。樞

也。居戶。牡也。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匠。用木。無論。玉。札

丹砂赤箭。青芝。玉屑。一名玉。枕。生藍田。山谷。丹砂。硃砂也。赤箭。生陳倉。及太山。少室。青芝。出太山。四者皆貴藥。牛溲

馬勃。敗鼓之皮。牛溲。皮。生弱也。馬勃。馬。屎。菌也。敗鼓。皮。生。毒。二者皆賤藥。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

醫師之良也。貴賤。二喻。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態者。卓犖

落爲傑。行道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引。荀。卿。守。正。大

結

善成堂

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荀卿趙人齊襄王詩為稷下祭酒避讒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二引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

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冷語不盡○三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

統言雖多而不要平聲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

四句解前四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有以乘段意○再轉

馬從去徒安坐而食有以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而無異能盜竊舊章而無

愈于二需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此段解前公不愈于二需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見信一段意言

公不明處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

去指前人之瑕疵財賄謂祿也班資品秩也庠下也前聲指前人之瑕疵人暗指執政瑕疵謂不公不明也是所謂詰匠

氏之不以杙為楹杙杙也楹柱也楹柱謂不公不明也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

進昌陽即昌蒲久服可以延年稀苓也稀苓即昌蒲久服可以延年善成堂

公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七年屢為國子博士官久不遷乃

以怨讟無聊之詞托之已最得體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圻同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抑一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

一揚徒然立論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

之亂發人為兵天寶十四年冬十一月安祿山反帝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討之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旬

井而集皆市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饒滿平

衣食慢巧具也○棄官勲而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

之當去屋食謂屋租也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

之視屋租之貴賤而增減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此段寫承福去

官歸鄉手鋟衣食來
由畫出高土風味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

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

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此言彼此各致其能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

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

其事必有天殃一篇主意特為提出故吾不敢一日捨鋟以嬉此言小大不怠其事夫鋟

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同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聲

上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

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此言難易自擇其宜嘻吾操鋟以入富貴之

家有年矣忽生感慨無恨烟波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行再至三至

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

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此是王承福所自省驗吾以

巧者王承福傳古觀四善成堂

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

擇其才之稱去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

邪三層就前所見見處翻案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

一來而不可常者邪二層又開一步感慨吾之心悶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

行焉言已志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皮寫所以棄官業巧之

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

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為也此段寫自業自食有餘之日

以下又轉一步為愈始聞而感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

善其身者也揚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去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

學楊朱之道者邪抑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

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抑而實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言黎作傳全在此數語上。愈始開一轉忽贊忽譏波瀾曲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以自鑒結意極含蓄

前略敘一段後略斷數語中間都是借他自家說話點成無限烟波機局絕高而規世之意已極切至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欲奪賀名故毀之如此聽者不察也去聲而倡之同然一辨一時俗人所惑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也言公若不辨明必見咎于賀愈曰然先用一然字接住下方起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言在不稱微言

諱

辨古觀四

三

善成堂

微不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蘆王之類是也謂稱在聲音相近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此入敘事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嫌父名晉肅律尚不偏諱今賀父名晉肅律豈諱嫌父名晉肅律豈諱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嫌名獨生一腳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微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昭之孫實為昭王康王名釗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此言周公孔子皆作諱禮之人亦有所不諱者然周公只是一句孔子却是四句蓋春秋為孔子之書曾子為孔子之徒也康王釗句又只在春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句中所謂文章虛實繁省之法也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此又設疑問之不說破漢諱武帝名徹為通謂徹侯為通侯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

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呂后漢高帝后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泚虎勢秉機也元宗廟諱也蓋太祖太宗世祖

名世民世祖名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以論為近

以機為近元宗廟諱代宗諱豫元宗諱見上極有勢此段全士君子立言

是不諱嫌名事乃用宦官宮妾諱嫌名承上極有勢今考之於經指

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指

文詩與質之於律指上文稽之以國家之典指上文漢諱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案不直說破凡事父母得如會參可以無譏矣作

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文為戲以文為樂今世之士指借不

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

見其惑也轉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尸比於

宦官宮妾轉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諱四轉。一齊收捲上文不用辨折愈轉愈緊愈不窮

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婉啣顯快反反覆覆如大海回風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盡是設疑兩可之辭符智者自擇此別是一種文法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二乎哉乎哉二字連下作疑詞。立此句為

一篇綱領下段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

鄙邊段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

境也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乃去聽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

諫議大夫城徙居陳州夏縣李泌為陝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

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字無喜色變為不色喜可見居於位五年

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侈易其心哉心所以為有道之士也

辯古觀四

善成堂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易恆卦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言

以柔順從人而常久不易其德可謂正矣然乃婦人之道非丈夫之宜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按口言

在易蠱古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蠱卦上九剛陽居上在

高尚吾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難也蹇卦六二柔

事而已在險中是君在難中也故不避艱險以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

求濟之是蹇而又蹇非以其身之故也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

蹈之德不同也正解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

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無用而曠官之

刺與王臣而不事者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不事王侯志可

終無尤也反振一段。上接曰一句用經斷住此又再引經反覆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

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在王臣之位而未嘗一言及

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高

爭臣論古觀四善成堂

事之心。百忙中忽著一譬。譬喻與原道坐井而觀天同法。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又作二疊有道之士固以夫乎哉

第一且吾聞之更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去

無一可者也有言責則當言言不行則當去陽子將為祿仕乎不消多

陽子將為祿仕乎一轉當令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

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

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看他添減孟子文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第二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橋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招舉故雖諫且議使人不

得而知焉書曰周書君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前面意思已說盡了

主意只在再設問處翰旋一節深于一節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

接口一節人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夫陽子段段提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淡如千斛泉隨地而出有許多情趣在本以布衣隱於

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謹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

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

美不僭賞指擢居諫位言庶巖穴之玉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

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熙明也鴻號大名也若書所謂則大

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復句愈見醒透且陽子之心將使君入者

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是開君文過之端也又翻一筆作波瀾就繳上意或曰陽子之

爭臣論古觀四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赴守其道而不變何

子過之深也議端全在守其道而不變處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

也接口一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父也入冷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

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坤人死而後已孜孜勤也故禹過家門

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孔子坐席不及黑即又他適突竈額黔

也黑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畏時之不平悲人之不父以聖賢皆無心求聞用折不求聞用句

以得其道不敢獨善折守道不變句仍引禹孔墨作証行文步履發

條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

再作頓跌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

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更端生一議論尤見

人情當看聖賢時人一語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

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兩路夾攻愈

四斷。每段皆用一且。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

字故為進步作波瀾。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

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國語柯陵之會單襄

襄公曰。立于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

年。齊人殺武子。前段攻擊陽子。直是說得他無逃避處。此段假或

人之辭以攻己其言。亦甚峻。文法最高。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

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接注且國武子

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

其聞而能改之也有此一句分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

照有道之士。一篇關鍵。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以善人能受

回互得好合。陽子聞之亦心平。氣和引過自責矣。第五斷。

爭。臣論古觀四毛善成堂

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故公作此論。譏切之。

是箴規攻擊體文。亦擅世之奇。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應。

如一線。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

裴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

者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洩遁。不知所為。乃復敢

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諫命於左右。從前書愈聞之。蹈水

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

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

而望其仁之也。設喻一段。卻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

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

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看他複寫上字。若

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總上兩段勢急是總前一段情悲是總次一段愈之

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

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四句四矣字生姿

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

水而熬說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

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兩將數字一乎哉字或謂愈

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時字正與上勢字對看言勢

深闢其時不可之說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

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

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市衣蒙抽擢自是公自開後門且今節度

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開於已仕未仕者

後十九日復幸相書古觀四 三

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一段即今比擬古之進人者或取於

盜或舉於管庫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

賤猶足以方於此古自况情隘辭盛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

拜

前幅設喻中幅入正文後幅再起一議總以勢字時字作主到底曲折無一直筆所見似悲感而文則宕逸可誦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

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周公

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

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逆周公急

于見賢是當是時將當時勞空振起為一段伏案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諂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

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禹貢五百里

服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

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

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禮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此段連用九箇皆已字化作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而周如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

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

而己就周公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

者哉一段就賢士振勢前下九皆已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

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

天下之心此一轉最有力以上論周公之待士反覆委曲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

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

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又推周公之心反寫一筆妙在維虛字幹旋將無作有生烟波

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句已可住而添不哀二字奇峭

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

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

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

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

之屬豈盡備至此段連用九豈盡字對上九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

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

補哉又添兩豈盡字即上三豈復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

後廿九履上宰相書古觀四

三九

善成堂

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至此力盡言放

下始入自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

復上書意闡昏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挽周

句閣下其亦察之以前是論相之道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

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

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楚也復上書也今天

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不復上書也故士之

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十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

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書安得不復上

節節占地步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湖及門而不

文章絕妙知止焉如上用四矣字其勢急此用二焉字其勢緩如擺布陣勢操縱

後廿九月復上宰相書古觀四善成堂

與上不知逃遁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

遁相應最妙亦惟少垂察焉讀言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轉生凌以大賢通篇將周公與時相兩兩作對照只用一二虛字幹旋成文

之門打照周公直言無諱而不犯嫌疑未述再三上書之故曲曲回護自救

格高足稱絕唱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貞元十四

年九月以工部尚書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士之能享大名顯當

公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則當在十六年秋也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言下之人必士之

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

言上之人必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翻前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翻

如此一扇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後先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難逢豈

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退平聲歟援猶干也推求而進之也何其相須之殷

而相遇之疎也上下之間是必有故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下不肯

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肯推故高材多戚戚之窮不能享大盛名顯當世盛

位無赫赫之光不能垂休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負能負位各有其咎一句斷

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非無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非無

可推自起至此只是相須般而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

人言已平日誦此言已熟終未嘗輕以告人承上起下側聞閣下方入抱不世之才特立而

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

其上有人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莫為豈求之

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

宜聞而久不聞也問得委婉愈雖不材方入其自處不致後於恆人

與于襄陽書古觀四望善成堂

以其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國策燕昭王

自處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將欲報伙往見郭隗先生對曰今王欲致士

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橫插一句有情

更有力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任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

而足也應求之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

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疑詞以自道達首尾回顧聯絡精神世

之齷齪者錯既不足以語去之疑詞以自道達首尾回顧聯絡精神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

焉則信乎命之窮也一結悲涼慷慨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

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可即文愈恐懼再拜

前半幅只是泛論下半幅方入正文前半作六轉筆如弄
丸無一字一意板實後半又作九轉極其悽愴堪為動色逼
篇措詞立意不凡
不昇文情絕妙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

蛤

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敘相貧

賤也衣食於奔走

法

不得朝夕繼見敘不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

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

愛博而情不專

忽開二扇

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

考功員外遷給事中

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

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一扇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

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

矣總上兩扇敘所

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

新也屬視

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連退而喜也以告於人一扇再敘

見其後於東京取妻子

東京洛陽也

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

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

與陳給事書

古觀四

望善成堂

情靜

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一扇再敘

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

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單就不相見中

絕妙絕不敏之誅誅責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

所為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

加裝飾皆有措即皆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埃侯更寫唐生

紙熟紙生紙非有喪故不用公用生

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

紙急于自解不暇擇耳措塗抹也

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

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

天池之濱大江之濱天池謂南海也莊子南冥者天池也濱水際濱水涯

曰有怪物焉怪物龍之別名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

通篇以見字作主上半篇從見說到不見下半篇從不見說到要見一路頓挫跌宕波瀾層疊姿態橫生筆筆入妙也

匹儔也彙類也。○總領一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得水一轉

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

頓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獯賓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也。○不獯小獺

及水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頓然是

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甯樂之若俛俯首帖耳搖

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氣骨矯矯明明托物自喻。○不肯乞憐三轉是以有力者遇之

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有力者不知四轉今又有有力者

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仰首鳴號五轉句刺心其哀之命也其不

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作三疊總結六轉愈今者實有

類於是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歸結自己甚妙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

送孟東野序古觀四 善成堂

其亦憐察之

此貞元九年宏詞試也無端突起譬喻不必有其事亦不必有其理卻作無數曲折無數峯巒奇極妙極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起句是一篇大旨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草木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梗塞其沸也或炙

之水獨加三句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人之於言也亦然說到

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

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岩甚。○人言四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

然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為善字與假字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匏笙土頊革鼓木祝敔也八者物之善鳴者也樂維天之於時也亦

然天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攸同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天時六○樂與天時兩段

俱是其一於人也亦然收轉入士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土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辭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

又字尤字正是關健血脈首尾相應處其在唐虞告陶禹其善

鳴者也而假以鳴禹一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韶樂以

鳴唐虞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太康盤遊無度厥弟五人成怨伊

尹鳴殷四伊尹周公鳴周五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略周

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

矣乎孔子之徒六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莊周楚人著書名莊子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原楚之同姓憂愁幽屈原入臧孫辰夫臧文

仲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臧孫辰孟軻荀卿九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姓

送孟東野序古觀四善成堂

名耳字伯陽申不害昭侯著書一篇名申子韓非與師荀卿善刑名

著書名老子慎到韓大夫申韓稱之田齊人好談論鄒行

十六篇名韓非子魯人衛商鞅師之孫武齊人著兵

臨淄人著書十萬餘言揚朱十四人十此十人或刑說或功

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利或清淨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奇殺伐

道故公稱術字大有分曉秦之興李斯秦相專言威漢

之時司馬遷作史記相如賦檢封禪等交揚雄字子雲有諸賦與

最其善鳴者也燦十二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

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淨其節數速以急其辭淫以衰其志弛以肆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即其所謂善鳴者亦且將天醜其德莫之顧

那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魏晉十二將天醜其德莫之顧唐之有天下

以下始陳子昂字伯玉號海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元結字次山所

十篇
○三李白四杜甫五李觀字元賓公皆以其所能鳴此六子皆當其

存而在下者孟郊車野始以其詩鳴七○從許多物許多非奇怪

孟郊以詩鳴文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唐虞三代文辭其他浸

淫乎漢氏矣其他美處純乎其為漢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

有集張籍善樂府○李翱入三子者之鳴信善矣結出善抑不知天

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

鳴其不幸邪兩句歎咏有味括盡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

也鳴國家之盛奚以喜其在下也自鳴其奚以悲二語甚東野之役於江

南也東野為深陽有若不釋然者結出地步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

之應前四天字收

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為多謂凡形之聲者皆不得已于一
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只是從一
如龍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

望善成堂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杭之陽有盤谷起得奇崛○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叢

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

阻隱者之所盤旋兩或曰跌宕起盤字義難似友人李愿居之李愿

忠武王晟之子歸隱盤谷號盤谷子一句為主愿之言曰人之稱大夫者

只六字題已盡了下全憑愿之言行文願之言曰人之稱大夫者

我知之矣此句是編直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敘功坐於廟朝

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施羅功矢樹立也武夫前

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敘威

才峻同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敘門曲眉豐頰清聲而

便平體秀外而惠中外貌秀美飄輕裾翳長袖裾衣後翳曳粉白黛

化緣者眉墨列屋而閒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敘姬妾大丈夫之

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極寫世上有此輩大丈夫吾非惡此而

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起下段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

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敘居處採於山美可茹敘食也茹於

水鮮可食敘飲食之便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敘晨昏之逸與其有譽於前孰若

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橫插隱士車服不維

刀鋸不如刑賞不相及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朝政不相關大丈夫不遇於時者

之所為也極寫世上又有此輩大丈夫我則行之結出本意與上不伺候於公卿

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可幸致句緊照伺候於公卿

念入嘯如嘯嘯欲言不言之貌處汗穢而不羞觸刑辟闕而誅戮傲倖於萬一

老死而後止者此是不安于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為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視前兩

送李鳳歸盤谷序古觀四四夫善成堂

樣人物孰賢孰不自其等第當何如隱只以一句收盡二扁意最有含蓄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為高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故盤

之泉可濯可沿沿循盤之阻誰爭子所折也窈而深廓其有容營繚

而曲如往而復四句承盤之阻來窈深繚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央

也樂字承上起下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

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常羊御說到自亦欲往何等與會送李

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閒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

韓愈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燕今北京趙今真定俱當時河北地感慨悲歌乃豪傑之士也兀然而起以

士風立 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舉進士

命朝廷每自辟士故河南欲往茲土指河北董生吾知其必有合也亦豪

傑自與燕趙之十意氣董王勉乎哉行是止寫賓夫以子之不遇時

相投合○吾知其妙董王勉乎哉皆愛惜董生而願引薦焉矧燕趙之

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性風俗固然

然當時河北藩鎮多習亂不臣其風俗也與治化相移易而聊以吾

今日之燕趙未必不異於昔日之所稱也○吾惡知其妙董生勉乎哉

子之行卜之也聊以董生之合與不合卜之也董生勉乎哉此段勉

是反吾因之有所感矣上一正一反俱送董生為聲我弔望諸君之墓

樂毅去燕之趙趙封于觀達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

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至燕醜歌于市中乃感慨不得志之士也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帝可以出

而仕矣送董生卻勸燕趙之士來仕董生憤已不得志將往河北求用于諸藩鎮故公作此送之

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諸鎮之歸順及

董生不必往文僅百十餘字而有無限

開闔無限變化無限含蓄短章聖手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漢疏廣東海蘭陵人仕至太

傳在位五年廣謂受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官成於時公卿設供張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於時公卿設供張

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去聲○供張謂供具張設也祭道神曰祖祖

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

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敘二疏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送楊少尹序

韓愈

善成堂

入方以能時訓後進此句補楊君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

其鄉敘楊君事畢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隨手先子忝在公卿後時公爲吏遇病不能出一篇情景全在不知

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

其爲賢與否而太中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

否司業去位國史亦書但不見今世無一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

也張大其事維書亦落落也不見今世無一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

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白之子朝命爲其邑又爲歌詩

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視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

是事否此段從楊侯合到二疏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隨手再作一總應中

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反視楊侯始冠聲舉於其鄉歌

鹿鳴而來也賓今之歸主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

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點出歸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

送楊少尹序古觀四望天善成堂

其鄉爲法法其不以官爲家罷後有所歸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古人

不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感歎

巨源之去未必可方二疏公欲張大之將來形容又不可確

言特前說二疏所有或疏尹所無後說少尹所有或二疏所

無則巨源之美不可掩而已亦不至失言未托

既世之詞寫出楊侯歸鄉可敬可愛情景宛然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

使御史大夫洽孟州其曰節度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

石先生名洪字潛川洛陽人罷黃公曰先生何如因此一問下便

州餘事參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公曰先生何如從事之薦詞以

已之頌美所謂避實曰先生居嵩邱范瀾穀之間嵩邱山名瀋

行虛文之生路也

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

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一路短與之語道理辨

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

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王良造父皆善御者若燭照數計而

龜卜也與之語道理管到龜卜也止中開用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

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因此再問下又借從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

季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

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地理志鎮州恆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收

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途糧運輻輳之區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急需賢

先生仁且勇仁則易于感動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

句句為石生占地步於是誤書詞具馬幣卜日以受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

寫大夫求士鄭重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

門內見於從事之言所以不告不謀較有意味宵則沐浴戒行李載

送石處士序古觀四善成堂

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張也

鋪張設席之類只此一酒三行且起酒三行後且將起別有執

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

生別第一祝並又酌而祝曰此乃酌而祝也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

之歸照上勤之遂以為先生壽壽第二祝獨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

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

吾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規大夫又祝曰不再使

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第四祝規先生又祝曰起拜

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須有此一答上於是東都之人士

成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一篇之意歸結此遂各為歌

詩六韻遺愈為之序云

純以議論行序事序之變也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
覆又看後面四轉祝詞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伯樂姓孫名楊古之善相馬者憑空作奇語起下一難一解夫

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

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已上以譬喻起下獨為送温并送石亦連及伯樂譬鳥公冀北譬東都馬譬處士良馬譬

温石凡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俞處渡下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

洛之北涯曰石生石連其南涯曰温生温出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

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莫下幕帷幕也在旁曰帷

而致之幕下居曰幕府連石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

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良輒取之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

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居守謂東都留守二縣謂東政有所不

通事有所疑奚所諮而處焉羣空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

嬉遊羣空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寫空縉紳之東西行過是

都者無所禮於其廬寫空羣四○美處士在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

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以烏公為士之夫南

面而聽平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陪一相為天子得

人於朝廷陪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此段推開一步以歸愈糜於茲為河南令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

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本以致頌反更生

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應求內外以後所稱

美鳥公文氣始足

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古觀四

五

善成堂

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應何能無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全篇無一語實說温生之賢而温生已慮慮躍露若是而稱日數語是結前半篇其爲吾以前所稱是結後半篇然致私怨于盡取句直振到篇首空字故盡通章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或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

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七日乃能者以所報月日不

中人名十二郎名老成公兄嗚呼吾少孤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及

長不省所怙小雅無惟兄嫂是依見韓愈嫂鄭夫人即十二郎父母

在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大歷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

干官公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始入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

祭十二郎文古觀四善成堂

江南建中二年中原多故公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一段敘幼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

身形單影隻寫盡零丁孤苦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引

言尤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此又略分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

言之悲也雖略分又不甚分妙妙○一段吾年十九始來京城貞元

公自宣州遊京其後四年而歸視汝與郎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

與郎別遇汝從嫂喪來葬與郎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員元十三

與郎別汝來省吾與郎止一歲請歸取其孥孥妻子也明年丞相薨

吾去汴州汝不果來與郎是年吾佐戎徐州是歲張建封辟公爲

別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西歸洛陽○與郎不復會

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

致汝長會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與即采別不會○自吾年十九以不追憶其離舍之

不當卒不可合而遽死意只是平平讀之自不覺酸楚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

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承寫相誠知其如此雖

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真言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

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

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

嘗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起下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

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承上發出一段疑

一段信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

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一段從信

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家人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

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

蒙其澤矣一段從疑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

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言其不應死而死卒歸咎于雖然吾自今

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

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此言已亦不可必回顧死而有知其幾

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言有知不久與耶復會

悲者終古無盡時蓋以生知悲死不知悲也○達生之言可括蒙莊一部汝之子始十歲謂湘吾之子始

五歲謂稷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

哉嗚呼哀哉忽然于耶前寫自家不保忽然又汝去年書云比得輒

脚病往往而劇甚也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

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乎此段伏下汝

病吾不知時

祭十一郎文古觀四

善成堂

時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上言病下言歿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

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

不知當言月日。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

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此段伏下汝歿今吾使

建中祭伏弟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

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

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此告之欲慮置其身體

到筆隨不覺其嗚呼！自此以下一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

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

穴。變下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自

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

祭。鱷魚文。古觀四。至三。善成堂。

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更不能分句

伊潁之上。伊潁二水名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

待其嫁。如此而已。吾子嫁女又慰死者之心自嗚呼！言有窮而情不

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總結更嗚呼哀哉尙饗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

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

一豚投谿。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同繩。搗劔刃以除蟲蛇。

年絕

精之至者自然流為至文讀此等文須想其一面犬一面寫

字字是血字字是淚未嘗有意為文而文無不上祭文中于

妙

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列述道也。獨刺也。○及後王德

薄不能遠存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沉潮嶺海之間

去京師萬里哉鯉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潮在嶺外海內較

鯉魚所據涵淹潛伏也。卵育生息也。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

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有矣。遠矣。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

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抑止也。潮于

以四海六合言之則潮地又甚。鯉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此

近也。○三十四字作一句讀。鯉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此

是一篇綱領前將五子立大議論。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

鯉魚悍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聲。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

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睥。目。出。貌。據。處。謂。據。其。地。而。處。之。

欲安民而鯉魚爲害若。刺史雖鷲弱亦安肯爲鯉魚低首下心。此

是與亢拒爭雄矣。祭鯉魚文。古觀四。善成堂。

心上。眼。眼。賢。上。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俗。俗。恐。懼。貌。且。承。天。子。命。

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鯉。魚。辨。嚴。義。正。是。一。篇。討。賊。檄。文。鯉

魚。有。知。其。聽。刺。史。言。起。下。文。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

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鯉。魚。朝。發。而。夕。至。也。尋。去。路。今。與。鯉。魚。約

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

日。不。能。至。七。日。爲。鯉。魚。限。日。期。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

其。言。也。不。然。則。是。鯉。魚。真。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下。屏。利

前。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真。頑。不。靈。而。爲。民。物

害。者。皆。可。殺。閃。雷。轟。雷。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鯉。魚

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是。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今。篇。只。是。不。許。鯉。魚。雜。處。此。土。處。處。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慳。眼。地。如。問。罪。之。師。正。正。堂。堂。之。陳。能。令。反。側。子。心。寒。膽。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

北魏姓拓跋

侍中封濟陰公會伯祖

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

願

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踵以

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

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敘其前人節概所以形子厚之

附叔文是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侍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

公微意

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

嶄尖銳貌

其後以博學安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

四字為柳文寫照

議論證據今古出人經史百子諱

草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

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子厚為諸公要人所爭致初非求附之也全為附王叔文一節出晚貞元

柳子厚墓誌銘古觀四

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

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

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宗元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憲宗

卽位貶叔大渝州司戶參軍宗元坐王叔文黨貶邵州刺史

未至道貶永州司馬○誌其被貶不露叔文輩姓名甚婉曲居閒益

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

詞上而自肆於山水

宗元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聞其漣厄

元和中嘗例召

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

伏為劉禹錫請播州一節

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

至錢約

不時讀子本相俾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

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

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柳州之政詳見羅池廟碑濁書贖衡湘以南為

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

子一節撮其有德于民之大者

衡湘以南為

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

衡湘以南為

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

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

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

可見前敘其自爲詞章此敘其教人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接

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

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

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

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子厚所至皆有樹立其處嗚呼士窮乃見

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計強笑語以相

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曰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

且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奔不一引手救反擠

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

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比段因事發議今子厚前時少年

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說出子厚病根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

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異材不爲世用道不行

於時也只數語總敘子厚平生且悲且惜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

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反振起然子

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

於後如今無疑也就斥第二字一轉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

時以彼身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又一轉語帶規子厚以元和

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

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

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有節槩

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

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

子厚墓誌銘古觀四善成堂

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附書裴廬三人與前十第

見節義一段對照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子厚不克持身處公亦不能為之諱故措詞隱躍使人自領只就文章一節斷其必傳下筆自有輕重

柳子厚墓誌銘

古觀四

五

善成堂

